

後又留學日本繼續深造，他回國以後確立了本系、科的矯正學專門科的基礎。

在此時期，台灣駐有「美軍顧問團」，該團在士林區的山麓設置美國海軍醫院，此醫院的牙科部有美軍籍牙科醫官五、六人，以應顧問團團員及眷屬之牙科醫療需要。嚴開仁教授給我介紹一位 Welden 醫官，以後我和 Welden 醫官繼續交往，更增進友誼。有一天，他邀請我參觀美國海軍醫院的牙科部，那裏我看到的是現代美國式臨床門診的設備、治療內容、醫官的處理程序，眼睛所看到，無一不叫我眼花目眩。多年來我所渴望的，追求的不就是這個嗎？喝咖啡的休息時間，我下了決心，拿出勇氣向 Welden 醫官開口，提出可否出力幫忙、協助台大牙醫學系？Welden 醫官似乎事前聽過嚴教授的話，早已知道我的意向，立刻回答一句「OK」承諾了。我們商定另請兩名資深醫官參加行列，支援工作皆為無給制。

我請 Welden 醫官接我原先擔任的全口義齒學和局部義齒學兩課。他常由美國海軍醫院帶來新進材料、器具為大家示範、操作。這一連串展示，可以說滿足了年輕學子們旺盛的求知慾。印象最深刻的一次，莫過於哈諾 (Hanau) 咬合器之示範。另外，醫官們的授課模式與傳統迥異，此教育方式對我本人而言，啟發了不少。

我另請一位 DeWater 醫官教口腔外科學，他的講義立足於理論，有條不紊，他的臨床指導更是十全十美。他展現過以美國大學的方式開刀阻生智齒，阻生水平智齒的手術，以台灣傳統的方法處理，本是個繁重難纏的手術。大體說，先將水平智齒周圍骨質部份以鑿刀和木鎚，分小塊剷除，等產生一個適當